

## 干净：最要紧质本洁来

马尚龙

已故诗人顾城这么写道：一个人，生活可以变得好，也可以变得坏，没有多大的区别。有一点是重要的，就是他不能面目全非，他不能变成一个鬼，他不能说鬼话、说谎言，他不能在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觉得不堪入目。

最后一句，顾城是这么写的：一个人应该活得是自己并且干净。

有关人可以变好变坏，都不难理解，最后这一句，虽然我无法判断顾城最终以杀妻后自缢告别世界是否干净，但是他将“干净”作为一个人活着应该达到的高度，很是让人玩味。

干净是什么？

我想起了杨钰莹首唱的《让我轻轻告诉你》。30年前这首歌的风靡，一定是和杨钰莹的长相、歌声和表达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当时，杨钰莹被誉为玉女歌手，在于她眼神的剔透，没有杂质。这就是干净了。

这样的玉女以前很容易见到的。再往前，陈冲演《小花》时，眼神里虽然有仇恨，却是无邪。这就是干净。

如今很难了。常看到歌手在演绎清纯之歌。长发白短裙，歌声也清纯，不过一个特写镜头，看到了玉女好看甚至性感的面容；少女的装扮，想着熟女的心事。她们撩拨、妩媚、风情眼神，和少女的憧憬相差十万八千里。撩拨、妩媚、风情……固然是女人的美艳之属，但是对于少女，

无疑是雕饰过的杂质，没有了少女的天然。少女时代的生活一旦翻篇，少女时代的干净眼神，再也回不来了。

熟女眼睛里闪烁了少女的干净。

当然，干净的人，还是可以做的：真实、透彻、纯粹……

只是，“干”不容易；“净”更难，可能更难。

“干”是象形字，本义是盾牌，用作抵御的武器；后来也衍生出“湿”的反义。当“干”与“净”连在一起时，更多场合，“干”是不湿，“净”则是不脏。洗衣服晾衣服达到的目的是干净。这是一个生活课题。

如果是从做人“干净”的高度来看，干和净各自的意义也跟着升华。

此时的“干”，体现的应该是其本义：是盾牌，是保护自己抵御外敌的武器了。要做个好人，需要拿起“干”这面盾牌，抵挡一切不让你做好人的外敌。偏偏不让你做好人的外敌，都是有强大诱惑的，不是所有的抵御都有效的。

不要以为不干的人就是坏人，那也太严重了。不干的人是不好的人。比如搞小阴谋的，说话不算数的，打小算盘的……这种人在俗常生活的角角落落，沾沾自喜着。

一个不干净的人，总是先从不干开始的。

即使有了干，也未必有净。

看到“净”，很本能地会想到，净水，净化，净化器，还有净身出户，眼不见为净……此类净，仅仅是化不净为净，净水

一定是对不净之水的处理；净身更加是无奈，净身不净心的。这种净，都是从不净中过滤出来的。

而且，这时候的“净”，基本上是俗常生活的第一层面，没有升华到哲学层面。

只有看到了“梵净山”，才会觉得，净和梵合体，是有诗意的净，是有禅意的净，是有孤芳自赏的净，是本体和客体合为一体的净。

林黛玉的《葬花吟》可能是最贴切的诠释了——

天尽头，何处有香丘？未若锦囊收艳骨，一抔净土掩风流。质本洁来还洁去，强于污淖陷渠沟。

只有净心的林黛玉才会伤感落花的归属。

俗常之人是不配做、也不必做林黛玉的。于是，净的标准也就可以俗常。做不到净，只能跟在净的后面，勉力于不邪，不妄，不贪，不谄，不龌龊……

但是如果去做一件不俗常的事情，就必须耍净了。以前若要去寺院做佛事，是大事情，去前一个星期，先要净身——不食荤腥，禁床第之事，更不必说在外花天酒地。只有净了身，才是对得起菩萨，对得起先人。还有人吃素，甚至长素，求的是素净。这个净身与婚姻的净身出户，是完全不同的境界。前者是为了虔诚，后者是为了摆脱。

回到顾城的另一句话——一个彻底诚实的人是从“不”面对选择的，那条路永远会清楚地无二地呈现在你面前，这和你的憧憬无关，就像你是一颗苹果树，你憧憬结橘子，但是你还是诚实地结出苹果一样。

这就是干净。

## 相框里的老时光

夏学军

我喜欢看年代剧，每当镜头里出现老相框的时候，就会想到儿时家里墙上挂的那些照片，那些久远的黑白照片啊，永远是我最温暖的回忆。

那时爷爷奶奶还健在，大伯一家在北京工作生活，父母和我们仨，还有未成家的小叔，一家人生活在一起。基于生活条件有限，照相成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，只有在特殊情况下，才能去照相馆，比如节日、生日、纪念日，相聚或离别，即使这样，屋里的墙上也挂满了相框。所以那时候谁家的照片挂得多，意味着生活好，有闲钱的才舍得照相。

一个相框里不止有一张照片，小点的十张八张甚至更多挂在一起，也有单张照片在一个相框里的，基本是全家福，放大后挂在最醒目的位置。

爷爷是退伍老兵，有一个专属相框，相片不多，大概七八张，都是爷爷在部队期间拍的照，穿军装的，戴着光荣花的，威风凛凛，每一位来访的客人都会赞叹不已。

那时镜头里的奶奶还没那么老，母亲还梳着麻花辫，父亲也是意气风发的样子，而我们仨灿烂的笑容流露出成长的快乐与幸福。

没有彩照，黑白胶照片就是好看，微微

的颗粒感，充满质感与传奇的味道。值得一提的，这些照片无一例外，都有着漂亮的花边儿，简直就是锦上添花般的美。

奶奶勤快爱干净，将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，每天早晨，奶奶都要仔细把家里擦一遍，连墙上的相框也要擦，擦完还要端详一下，看看是否摆正了，一脸满足幸福的神情。

大伯一个月写一封家书，常常在信中夹寄照片，小叔给爷爷奶奶读完信，便张罗着把最新的照片换上去。全家人坐在炕头上，讨论着大伯的信，喜悦地看着照片，父亲执笔写回信，奶奶在一旁提示，那些时刻真是温馨又美好。

那时候交通不发达，经济也不宽裕，大伯一家一两年才能回老家一次，都选在春节时分，于是这个春节便有了加倍的快乐。临走时必要照一张全家福，穿上新衣服，全家人浩浩荡荡去照相馆，几天以后相框又更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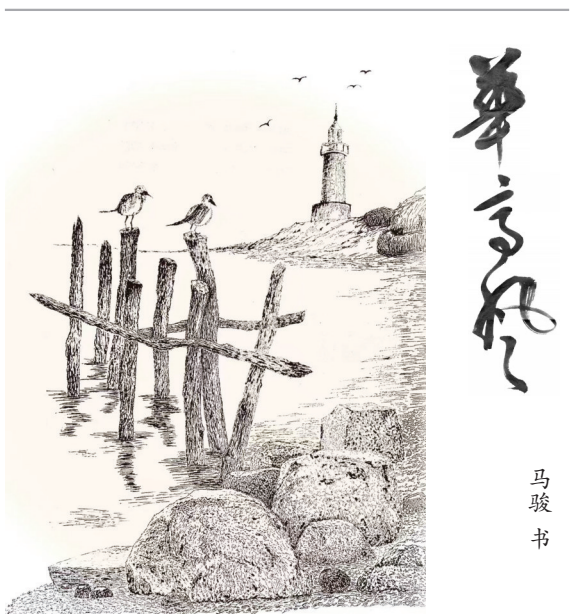
每当家里来客人，这些照片就成了不可或缺的话题。客

人饶有兴趣地细看，奶奶在旁一张张地介绍，“这是我大儿子一家，在北京呢。”“这是我二儿子一家，儿女双全，多好啊。”客人说着吉祥话，奶奶乐得不拢嘴。反之我们去别人家做客也一样啊，看见喜欢的照片，或者不熟悉的人，总是要问一问问的，“这个人是谁呀？”“这是在哪儿拍的？”然后同样说些好听的话。在同学家里，第一次看见照片里的人不是端端正正地站着或者坐着，而是摄影师取对角线，斜着拍的，我好惊奇哟，居然还可以这么拍！

直到家里搬迁，住上了楼房之后，相框才淡出视野与生活，老照片被我放在了相册里，而相框却不知所踪。

相框，是每家每户最好的装饰物，传递出来的是健康和睦的家风，温馨向上的氛围。

翻开相册，每一次重温，都仿佛是一次时光穿越，蕴含其中的家庭故事，沧桑又深远。尽管屋老人去，相片里的人很多已离开了我，但无论是目睹还是思念，往昔都会铭记在心。



无题

尤拉画

那

马骏书

## 采篮春光伴童年

李坤

春光把光阴一寸一寸织成锦绣，惊艳地挂满枝头，随手采一篮便是难忘的童年。儿时，每到春天采一篮榆钱是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。在那食不果腹的年代，榆钱经常是一家子的主食。

晨光熹微中，我们踏着露水、挎着竹篮向着村西北那五六棵大榆树出发了。榆树离村子有二里多路，为了去得早抢占到有利地势，很多时候连早饭也顾不上吃。

来到树下，满树的榆钱！树干有一合抱粗，一团团一簇簇榆钱缀满枝头，每片榆钱都闪着晶莹剔透的光泽，碧绿的榆钱好像浸过油似的，俨然一幅美轮美奂的春光图。

早晨树干湿气大，脚下打滑，但伙伴们毫无惧色。会爬树的几位小伙伴早已迫不及待地冲到前面，“呸呸”地往手心吐上几口唾液，双手使劲地对搓几下，甩掉鞋，攀住树干双脚用力蹭蹭地钻进了春光深处。

爬到树上的伙伴，伸手拣最浓密、最肥硕的榆钱揀了两把塞到嘴巴里大快朵颐起来。他们嘴被撑得大大的，促狭地看着树下的弟弟妹妹们急得抓耳挠腮，嘴里的榆钱都笑得喷了出来。

“哥哥快扔几枝下来！”馋得我们猛咽口水，心里像猫抓似的干着急，恨不得立刻飞身上树也饕餮一番。在我们一次次近乎哭腔的哀求声中，树上的伙伴终于折了几枝扔了下来。

我们一窝蜂地冲过去抢着、拽着、扯着，瞬间落下的几枝榆钱不见踪迹。抢到榆钱的伙伴高兴地跑到一边痛快地吃起来，没抢到的愈发着急，有的大声喊起来，个别的甚

至叫骂起来，有一位竟哭着跑回了家。这时树上的大哥哥们才发现闯祸了，不管榆钱好不好，一折一大枝地折了扔下来。

“这一枝是小梅子的，这一枝是小三子的，其他所有人一概不许动！”看着自己的弟弟妹妹始终没抢到，树上的哥哥们也急了，不断地呵斥，可他们的叫骂根本无济于事。实在没办法，只能分配到人头了，语气里满是胁迫。最终，树下每一个小伙伴嘴巴都被撑得鼓鼓囊囊才作罢。

听有经验的哥哥们说，折榆钱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要挑粗大、稳当的枝干站稳，一只手折榆钱，另一只手紧紧攀住旁边的枝干。折的榆钱枝一定要挑选浓密、绿得发亮的，那些稀疏、榆钱发黄发干的不能折，不甜且会有虫子。原来上树折榆钱还有这么多讲究，也真是难为他们了。

吃饱也要够了，大家把篮子装得满满的，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，绿绿的榆钱溢出来散落一路。朝阳下的村落，家家户户次第飘出了炊烟，招朋引伴声、呼儿喊女声此起彼伏，和着满载而归的嬉笑声演奏出一曲淳朴的乡村清晨交响乐。

母亲把榆钱反复淘洗，然后放到热水里焯一下，沥干水备用。榆钱面汤、榆钱稀饭，要是能再烙个榆钱饼就再好不过了。喝着榆钱面糊，嚼着榆钱饼，一股浓浓的春天气息飘逸出来，直窜入鼻息。我们把榆钱含在嘴里，一时半会儿舍不得咽下去，任凭那股子鲜嫩的清香在唇齿间荡漾迂回，紧闭着嘴不敢张开，生怕张嘴的瞬间春光流泻出来。

采篮春光伴童年，那阵阵的榆钱香里一定有着母亲忙碌的身影和我们欢快的嬉笑声。

那天听一节英语课，内容是野鹅迁徙。课堂上，老师循循善诱，孩子们七嘴八舌，抢着回答问题。他们小手举得高高的样子，像极了那些振翅欲飞的小鹅。我不由想起了之前看过的一部纪录片《大天鹅》。

位于黄河中游的三门峡峡地，是野生大天鹅重要的越冬栖息地。一只雌性大天鹅“美峡”因为翅膀受伤，不得不永久留在越冬地。在这里，她与另一只受伤的雄性大天鹅“肖成”组建家庭并孵化出了7只幼鸟。随后的五个月里，美峡先后失去丈夫和一个孩子，饱尝生活的艰辛。领地受到挑战，她勇敢地与“入侵者”展开搏斗，虽然势单力薄，但她毫不退却，坚持用伟大的母爱护卫和陪伴着孩子们长大，决不让孩子们受到伤害。

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，“美峡”有过许多烦恼。他们叛逆，原先跟随父亲的三个孩子故意与母亲疏远，自行休息和觅食；他们胆怯，不敢主动尝试学习生存技能；他们稚嫩，飞翔的翅膀还不够有力，还不能熟练地飞行。“美峡”心里着急，恨不

## 一双鞋与一段岁月

曹春雷

总有一些事物，会如顽石一般，卧在岁月的河床上，任时光的流水怎样冲刷，仍不改旧日的模样。对我来说，那双鞋就是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，那双球鞋灰白色，夹杂着细碎的圆点，乍看去，就像是珠颈斑鸠脖颈上的圆点。

那年，我读初一。全镇小学毕业生选优考试，前五名进入这所山脚下的初中。我是五十名之一。在学校住宿。大多数时候，只吃从自家带来的煎饼，就着一瓶花生油炒过的咸菜丝。

作为家里的老二，我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哥哥替换下来的。母亲土里刨食，靠着种庄稼、养些鸡鸭，喂一头猪，一个人拉扯我们弟兄俩长大。我没有理由向母亲抱怨。为了养家，母亲已耗尽了她的所有力气。

哥哥的鞋，有的稍大一些，我会填充上碎布条，一点儿也不影响我跑和跳。在同学们中间，我也未曾因为穿着而自卑过。

有个周末，我回到家，还没进屋，母亲就笑着迎上来，将一双鞋递给我，说是给我买的新鞋。我捧着那双鞋，感觉世界一下子明亮起来。石榴树上的喜鹊喳喳叫着，替我表达着欢喜。那一刻，我心里鼓动着风帆，我想要唱歌了。

这是我的第一双新鞋啊。

我没有问母亲，是怎样挤出钱来给我买鞋的。但我想得出，一定是卖了攒了很久的鸡蛋鸭蛋，或者卖了一些粮食。一定是为了奖励我选优考试进入那所初中吧。但我没问，母亲也没有说。高兴已经让我忘掉了我的疑问。

## 那一刻，我忽然就明白了王子猷

潘玉毅

1700多年前，王子猷在山阴县（今绍兴）居住时，有一个晚上，冬雪纷纷，推开人间作仙境。王子猷一觉醒来，推开门，发现屋外已经白茫茫一片。美景当前，岂可无酒？他命仆人烫好了酒，赏雪吟诗，甚是快哉。

诗入眼，酒落肚，王子猷的心情觉得分外舒畅，尤其当他吟及左思的《招隐》时，忽然想起了隐居剡县（今嵊州）的好友戴安道，便连夜雇了一条小船，跑去看他。

船夫摇橹划桨，“欸乃”声凌波随行，用了一宿的工夫，方到戴安道的家门口。有意思的是，王子猷只在门口望了望，便让船家返回。同行的仆人很是不解，问他：“先生既然想念朋友了，为何不进去同他见上一面，叙上一叙？”王子猷答：“我想看他，我就来了；如今到了他家门口，感觉愿已了了，自然也就回去了，何必非得见面寒暄？”

“吾本乘兴而行，兴尽而返，何必见戴！”寥寥数语，尽显魏晋人士的洒脱。年少时读到这段典故，只觉王子猷的为人处事当真是快意至极。来也随意，去也随意，也难怪会被称为“千古潇洒第一人”。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总觉得“率性而为”的背后，其实也是一种无奈。

大学毕业以后，我曾多次回去西安。但除了找党娜同学蹭过一顿饭，其余老师、同学全都未曾会面。另外有数的几次“同学会”，一次是因为佳慧同学结婚，有几位同学自北而来；还有一次是二龙有事在上海，闻知消息，住绍兴的佳慧叫上住慈溪的我，三个人找了一个中间点——杭州，小聚数个小时，开心得忘乎所以。但

多数时候，路过某座城市，虽然知道那座城市里有久违的同学、朋友，有听过声音、聊过微信的编辑老师、网友，却从不去打扰。只在离开的时候，问或，会同他们说上一声，问好，并道别。

前段时间，因为工作需要，我去北京出差，待了近一周时间。去之前，我便打定了主意，一定要抽时间出来，同住在北京的同学或朋友见上一面。但事实是，直等我坐上返程的航班，也没有与他们吃饭，甚至连信息都不曾发一条。

理由很简单：一来是因为工作繁忙，要写材料，要听指令，还得兼做一些杂活，难得有自己的时间，总不能凌晨赶稿子，来一句“不见一面”——多冒昧；二来也是怕打扰到人家，大家平时都要上班甚至加班，聚会挤占的时间，势必会增加其他时候的负担，至于周末，好不容易休息两天，当然要把时间留给家人，兴许很早就安排了出行计划，相较而言，约饭、见面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。

于是，思来想去，最后还是忍住没有打电话，也没有发信息。当然，心里还是会很纠结，日常工作那么忙、琐事那么多，难得来趟北京，结果景点也没去逛，朋友也没见着。特别是离开的前一日，这种纠结到达了顶点。那一刻，我忽然就明白了王子猷。他应该也曾有过迟疑吧？要不要上前敲门？“同学会”，一次是因为佳慧同学结婚，有几位同学自北而来；还有一次是二龙有事在上海，闻知消息，住绍兴的佳慧叫上住慈溪的我，三个人找了一个中间点——杭州，小聚数个小时，开心得忘乎所以。但

无数个问号盘桓在脑海，悬而未解，最终凝成一句话：“算了，算了，我来过了，心意到了，见与不见都一样，不如就回去吧。”

## 小候鸟

顾夕

得把自己所有本领都教给孩子们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有谁知道单亲妈妈的不易？

第二年春季，越冬的天鹅陆续飞回北方繁殖地。六个孩子也随着大部队踏上了迁徙之旅，只留下“美峡”顾影自怜，充满感伤……

我看着眼前这一张张充满稚气的脸，陷入了沉思。他们不正是那些小候鸟吗？他们的从没走出过大山，有的没有坐过火车，有的没有去过城市，小小年纪就不得不挥挥手，抹干眼泪，告别宠爱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，背井离乡跟随父母来到松江，在吴侬软语声里开始一段崭新的生活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他们要学习新的知识，适应新的环境，融入新的朋友圈，而且父母的工作并不稳定，经济不景气的时候，两三年就要换一次工作，就要搬一次家，他们不得不转去其他地方读书。

所以说，他们是饱经风霜的“小大人”，比本地的孩子更早更多品尝生活的艰辛。

也许在有些人眼里，他们和父母一起挤在局促的空间里，穿着土气，举止粗鲁，学习成绩一般。他们的父母每天为几两碎银忙忙碌碌，根本没有时间关注他们的成长。但当我近距离地和他们接触后发现，在他们脸上几乎读不到少年老成的忧愁。他们春风满面，热情地和每一个认识、不认识的老师打招呼；他们踏实肯干，拖地、擦窗、擦桌子、拿饭菜，重活累活抢着干；他们志存高远，勤奋好学，眼睛里闪烁着渴求知识的光芒；他们对世界和中国的了解一点也不比本地的孩子少；他们接受新知识、新技术的能力也毫不逊色于本地的孩子。他们上课时专心致志，写作业一丝不苟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在磨砺梦想的翅膀，积蓄飞翔的力量。

他们是可爱的，阳光的，如果你有机会和他们接触，请不要吝惜你的掌声，要多给他们鼓励，让他们在成长的道路上奔跑得更好更快。